

Leo Tolstoi 著
張郎 醒石 譯
國 人

漢譯世
界名著

土 地 與 勞 工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敘言

托爾斯泰固然是個鼎鼎大名的哲學家，小說家，戲劇家，然而總不若說他是一個大社會學家好；因為他的一切藝術作品，總以改良社會爲中心。

近代談改良社會的也不知多少，但是各國總有各國的色彩：如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法國的工團主義，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美國的勞工聯合（I W W），俄國的無強權主義，目的是一樣，總不滿意於現代生活狀況，想設法改良，不過各人的手段和方法不同罷了。

托氏所抱的目的，是和各社會學家同的，但他要想一種法子太平安安穩穩地拿現代的社會過度到那種理想的境界，他所最反對的，就是以暴易暴，他以爲用強暴來驅除強暴，一萬年也不能改良社會，所以在這一部書裏，我們讀過，就可以知道他的改良社會的苦心了。托氏的小說，戲劇，現在我國都有翻譯了，不過小說和戲劇，總是借事實來寄託他的理想；

至於關於托氏正堂堂的社會學說，還沒有人來介紹，所以我們極情願拿土地與勞工這部書介紹過來。托氏著此書時，曾說過：『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經過很長久地思索，我想我的思想，不致於僅僅乎關於俄國，對於全世界或者也有一點益處。』照這樣看來，我們翻譯這部書，也可以說尚合托爾斯泰的本意。但是我們譯這書，不是希望我國完全要照托氏的話去做，不過希望因此或者可以得到一種解決我國現代社會問題的方法！

十一年勞動紀念日譯者敍

目次

第一章	對於以土地爲私產的寓言	一
第二章	分工	三
第三章	忠告工人	九
第四章	唯一的方法	四二
第五章	我們這時候的奴隸地位	六〇

土地與勞工

第一章 對於以土地爲私產的寓言

我看人類猶如一羣牛，其中有公牛，有母牛，還有小牛，統同放在一個鐵絲圍子裏面。在這圍子外面，有一片很美麗的青草場，草很够做他們的食料；圍子裏面的草，不够他們吃，所以這些牛，就互相用力踐踏牴觸起來，爭得那一點草料。我就看見一個很溫和，很平善的牛主人，到他們這裏來，看見這樣情形，心中很覺不安；就要代他們想增加幸福的方法。於是他造了一所空氣流通並可以排泄的牛欄，到晚上的時候，牛也就有藏身之所了；他又把他們的角包起來，

免得他們因競存的原故，猛烈的牴觸。他又在園子裏面，圈了一塊小地，預備公牛母牛老了的草料，免得他們再受競存的支配。因為小牛或被殺，或餓死，不能長成可以利用的牛，他又規定每早給他們一「品脫」的牛奶，雖說他們不能吃得飽，他們却可以苟延殘喘了。這位主人誠可謂盡心盡力，替這一羣牛謀幸福了。然而我就問他何以不肯打破樊籠，讓他們出去，做一件簡而易行的事。他就回答道：因為如若我要這樣做，我以後就再不能吸取他們的牛奶了。

第二章 分工

無論甚麼地方的人，隨他怎樣生活，他所住的房屋，不能自己生長出來；火爐裏用的薪炭，以及吃的水，不會自己跑到家裏來；麵包不是天空落的；推而至於衣食鞋襪一切物件，不但是前人創造之功；也是現在千千萬萬無食無衣凍餒妻兒僅足以救死亡的勞工所做成的。

人類競爭生於欲望，並且他們競爭得很利害，父子女女，動輒至於流離失所。他們如同在一隻擱淺的破船上，船上食物很有限，各事都聽天由命，僅有克制欲望節省飲食之一法，互相攘奪或掠取他人勞力以爲己利，皆不是公共的幸福，終則歸於兩敗俱傷。現在是受過教育的人，總不勞而食，坐享他人自顧不暇的勞力；反以爲很應當，很在理，是什麼緣故呢？

設有一個皮匠，他做的鞋子，沒有人要，還要人供給他的食物；我們必以為很奇怪的。但是那些政治家，宗教家，文學家，科學家，不但他們的工作無益於人，且無人需要。他們偏要說是「分工」，要穿好的，吃好的；這又怎麼講呢？

「分工」的確是永遠存在的，必定要人拿理性和良心去選定的，必定要人類全體拿良心和理性來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存在才能明瞭正確。現在像一種有特別技能的人，他的工作是應人家需要，人家也給他一種相當的報酬；像這樣的「分工」，他們認為很正當的。但是有一種人，從幼長到三十歲，總是依賴別人，不過僅有將來有用之希望，並且沒有人需求他，直等他畢業以後，依舊不能做事，同從前一樣，這種不是真正的「分工」。這不過是一種用強暴來掠奪別人的工作罷了。這種強暴的掠奪人家工作，從前神學家叫做「天意」，哲學家叫做「數定」，現在科學家就叫做「分工」。

分工在人類社會裏是永存的，我敢說在將來也是永在的；不過這種問題，不是僅僅乎研

究能存在與不能存在，是要研究如何才是一種正當的分工。

分工！「有的勞心，有的勞力。」以爲這是一種很對的通工易事；不知道怎麼好意思說出來的，要曉得這是古代傳下來的一種虐政。

「你僅知道有你」——你一個人要多少人服事——「你們要把我吃，把我穿，我需要的，你們做的那些粗事，也是你們做慣了的，並且我也替你們做一種勞心的事，那也是我做慣了的。你給我肉體的養料，我將以精神上的養料來供給你。」

這種論調似乎是對的；倘若這種交換是自由的，是不一定先要供給肉體的養料而後才得到精神的養料，那就很好了。創造精神養料的人總是說，「你要得着我的養料，必須先給我吃，給我穿，代我掃去屋中一切的塵垢。」

但是製造肉體食物的人就必定要照這樣做，無申辯之餘地，不問他精神養料與否，他總歸要供給肉體的養料。倘若這種交易是自由的，那末兩邊必定要有平等的條件，我們大家

都承認的，精神養料與肉體養料對於人類是同樣要緊的。但是學者，或是藝術家說，「在我們未供給人的精神養料以前，我們要人供給我們的肉體養料。」何以供給肉體養料的人不能說，「在我們未供給肉體養料以前，我們需要精神養料。倘若得不到，我們就不能作工。」

你說，「農夫，鐵匠，鞋匠，木匠，瓦匠，還有旁的人都要代我做工，我才能够預備我要供給你的精神養料。」

個個工都可以說，「在我們未預備肉體養料以前，我們要精神的產品。我們要有宗教的訓條，社會普通生活的常則，勞工應用的知識，文藝的愉快和適意，然後才有充分的力量去工作。至於生活的問題和意義，我們自己也沒有工夫去研究——請你把這個給我。」

「我沒有工夫想出一種法則來防止這破壞公理的日常生活——請你把這方法也給我。我沒有工夫研究機械學，自然哲學，化學；給我各種書籍，教我怎樣改良我的器具，怎樣做工，以及我的居住怎樣採溫和通光。我沒有工夫去學習詩詞，文藝，音樂；把這些愉樂精神和人生

必需的給我。」

你說如其工人不爲我們勞力，我們就不能勞心；勞心事業關係你們很重要的。我說，工人也可以講，「如其我們不能得到我們良心和知識所需要的宗教指導，保護勞工的公正政府，容易工作的知識，以及陶鑄我們的美術興趣；我們就不能替你勞力——耕田啦，清道啦，打掃房屋啦——勞力和勞心相比，不見得不重要些。你所供給我們的精神養料，不但於我毫無用處，我也不知道究竟甚麼人可以得到他一點益處。倘若我不能得到一種精神養料，合於我又合於旁人，我總不能供給你肉體上的養料。」

倘若工人竟這樣講怎麼樣呢？他們這樣講，也沒有甚麼好笑，不過是一種最淺近的公理罷了。勞力的這樣講比勞心的這樣講要正當得多；因爲勞力的工作比較勞心的來得切實緊要，勞心的允許供給精神養料，實際上並沒有甚麼供給，勞力的對於肉體養料是要切切實實供給出來，甚至自己倒反短少。

如其工人發出這種簡單而且合法的宣言，我們勞心的人又怎樣回答呢？又怎樣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呢？……我們且不知道他們須要些什麼；甚至於他們生活的狀況，他們的議論，他們的思想，我們都忘記了……我們漠視我們的責任到這個地步，甚至我們不曉得為什麼要做這勞心的工作；我們應當服事的人，轉拿來當作我們文學和科學的試驗品。我們研究他們以及描寫他們僅爲我們自己的愉快；倒反忘記了我們的責任應該服事他們，不應該僅僅乎研究和描寫他們……

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對於自己要詳細思考。我們實在是一個文士或者是一個「法利賽人」(Pharisees) 猶太教中之法利賽派人，此派人極重禮文，死守陳法。譯者註：坐在摩西寶座上，雖有天國的鑰匙，自己不進天國，還要不許人家進去。

我們吞盡了我們同胞的性命，還要自稱是基督信徒，有人道，受過教育的正人君子。

第二章 忠告工人

「你要曉得真理，真理可以使你自由。」——約翰八章。

我的餘生無幾了，在未死之前，我很喜歡同你們工人談談，我想像你們處於這種壓迫的地位，如何才可以恢復你們的自由。

或者有許多事體是我從前想的以及現在正想着的（我在這個上面很用過一點心思）於你們有一點益處。

我自然該同俄國工人講，因為我生長在俄國，知道俄國工人的情況比較別國來得多；不過我希望我的思想對於別國的工人也不至於無用。

一

你們工人終身困苦，做些於自己不關緊要的工作；反而旁的人，不勞而食，坐享其利——你們真成了這些人的奴隸，這是不應當的——但凡明眼人或有心人總很了解這件事的。但是如何才可以不如此呢？

我覺第一個簡單而自然的解決方法——古時候也有過的——就是把不合法的權利，從那些不勞而食的人手中奪過來。古時候羅馬的奴隸，中世紀德法的農夫，以及斯坦加萊新和泡加喬夫 (Stenka Rasin, Pougachof, 11人皆反對貴族之首領，原註) 時候的俄國人民，都是用的這方法。一直到現在，俄國的工人也常常如此。

這個方法在旁人未用之前，工人已嘗試過，受害不淺，就是這種方法，不但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反而使他們的情形，愈加惡劣。古時候的政府，權力還沒有現在這麼大，用這種方法，或者成功的希望；但是到了現在，什麼財政權，鐵路權，電報權，警察權以及兵權，皆在政府掌握

之中，鬧一次總是吃一次苦，好像泡他瓦（Poltava）同哈考夫（Harkov）兩個內閣時候的暴動，暴動的人不是被打就是被殺，受了極大的痛苦；那些不勞工的人，壓制勞工的威權，反而更加牢固。

你們工人想用強暴去抵抗強暴，就好像一個被綑縛的人想解脫，用力去抽繩子頭，不但不能解放，反而愈抽愈緊。他們想用強力恢復被強力奪去的自由，也是這樣。

二

這種暴動的方法，是不能達到他們目的——他們所處的地方倒愈加痛苦——到現在總明白了，所幸的是現在替工人謀幸福的，得到一個新解決的方法，就是因為很多工人的田產，被人奪去，他們變成工廠的僱工（他們得到這種教訓，所以才有這種新法則生出來，現在其勢蓬蓬如日方昇。）所以他們想出一種新方法出來，就是工人互相團集，要有組織，協力同心，散布宣言書，選同夥為議員；如此可以使工人地位，日漸改良，並且久而久之，舉凡一切大小工

廠，總之就是凡生產機關，土地也在內；悉聽工人支配，那末他們可以快樂自由了。雖說這種方法，仍然有阻礙、衝突的地方，並且也很迂腐，然而此種方法，竟愈傳愈廣了。

這種教訓——田產爲人掠去，自己爲工廠僱工——不但在多半人民已棄農業之國盛行，即是人民絕不想拋棄土地的國裏，也有這種情形。

這種教訓第一是教那些很康健、快樂及熟練的農民，一變而從事於不健康、有危險、無興趣，而且蠢笨的工作——並且是從一個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的農民，一變而爲倚賴廠主、完全自由的工人——這種教訓，對於那些靠地生活、力田務農的人，應該不生甚麼效力。

傳播這種新式時髦教訓的人，就叫他做社會主義，如俄國工人百分之九十八是務農，然而其餘百分之二的勞工，就很歡迎這種學說。

這種學說盛行的原故，正是因爲棄農爲工的人，不知不覺沾染上了城市及工廠生活的嗜好，却好社會主義的教訓是講嗜欲增長乃人類進化的表徵，所以他們就拿社會主義來解